

吃，一場病就死了。她舉起乾枯的手，抹着潮濕的眼角。

「這個女婿打魚的，是嗎？」
 「以為我的話能安慰她，誰知反戳傷了她的心。她兩眼掛着淚，兩個星期出去打魚，一直就沒回來。我女兒好命苦啊！」

我回過頭去，產婦在床上不停地翻動着她那笨重的身體，不會注意我們的談話。

現在，滲透在雨水中的紙窗，被風撕成一個個不均等的窟窿。狂風帶着雨滴，一陣陣吹進屋來。在斗室中我希望找到一件遮掩的東西，然而除了產婦身上蓋着一條破被單外，什麼也沒有。

閃電又來了！強烈的光線穿過窗外的枝葉，投射到產婦那張枯黃污穢的臉上，印下斑斑的黑影；使人聯想到老榕樹上被剝落的樹皮。產婦的聲音由鈍而銳。是生的呼喚，抑或死的哀鳴？這聲音在我習慣上原本平常，可是此刻聽來，有如槍彈穿過心窩。誰能相信，這是迎接一個新生命的降臨？

照整個生產程序講，一個「經產婦」的進步情形不該如此慢。但是她已十多年不會生育了，我得耐心等。

風漸漸平息了。頂好她能吃點東西，但這裡連一點食物也找不到。我吩咐老太婆把開水燒熱，餵她一點。我告訴她：在不痛的時候閉着眼睛休息一會。
 現在已是五點了，她的陣痛間歇每次縮短至半分鐘，最後一次檢查，子宮口已全開。我為她完成局

部消毒，打開產包，鋪上消毒巾。一陣尖銳的呼喚後，羊水破了，她兩手握著床緣，我命她緊閉着嘴，利用腹壓。嬰兒出來了——呱的一聲，是個男孩。時間是五點半。單薄瘦弱的軀體，看上去不會超過兩千磅。我用帶來的大毛巾，層層將他裹住。老太婆睜着笑眼，一直不會離開他。

產婦在一夜的疲勞與掙扎中，安靜地睡着了。老太婆在床腳邊擱半天，摸出一疊一元的舊鈔票塞到我手上。「先生，辛苦了，够不够？」我打着呵欠，「不用了，留着給產婦買點吃的吧。」她懷疑地望著我，良久，才把手縮回去。

我收拾好器械，再看那在母親身旁輕輕蠕動的嬰兒；在白毛巾的裸露部，本來粉紅色的小臉略帶青紫，我伸手過去，手掌接觸面部微覺寒冷，一陣寒顫掠過我的心頭：這羸弱的嬰兒，沒有足够的保溫與營養，是活不成的。我望着床上貧血的母親，片刻，主意已定，終于把老太婆喚至門口，告訴她。

聽完我的話，她嚇得臉色發白，兩眼噙着晶瑩淚水。不等她開口，我接下去說：「老太太，放心好了，暫時讓我帶到醫院去，你可以常去看他。個把月便能接回來，保證養得胖胖的。」

「……」她抖抖地望着我，嘴唇啓動，但發不出聲音。
 「不要緊的，只要住在溫暖的房間裡，有適當的營養，護理遇到危險期就會過去。我會把他安置在嬰兒室裡。」

「可是，先生，上醫院我們付不出錢」。她失望地看着我，又轉向嬰兒。

「錢？不要錢」，我補充說：「貧苦人家我們佛教醫院不收錢」。

「先生，謝謝您救命……這孩子遇到您這位菩薩真福氣」。她手掌緊合，膝頭微彎，似乎要跪下去；終於無力地癱在身旁的破凳上。天亮了，老李來接我。看到老太婆捧到我手中那個瘦小的蠕動體，詫異地望望我，「走吧，大夫！」他說。

「佛陀保佑妳，保佑妳的孩子，保佑妳海上的家人！……」我轉向產婦，和老太婆道別。
 三輪車穿過瓦礫遍地枝葉縱橫的街道，回到醫院。

車剛停，我家的老保姆劉媽，親切地向我迎來，有如我在幼年放學歸來。及至瞥見我另一手中抱着的孩子，才變了口氣，埋怨說：「又是誰家不要的孩子？」

「誰說不要？喔，劉媽，趕快把嬰兒室的火升着，還得灌兩個熱水袋。這孩子身體單薄得很哩。」劉媽盯我一眼，氣狠狠地把我兒接去了。

早飯時，我聽到甬道上劉媽跟老李說：「老李，昨晚辛苦了，產家償你多少車錢？」

「償錢？我看還得賠錢呢，大夫熬了一夜！」
 劉媽噓了一聲，低低地打着耳語：「我們的小姐就是這樣，不該她管的事她也要管。」

編者的話

本刊老社長，經編者一再要求，已毅然答應自上期始負起「卷首的話」的一塊小園地，親自墾植的責任，請讀者先生不要忽略了這塊小園地，裏面盡是警策重要的話，今後當能使讀者「開卷得益」。

念生長者的大論，完全依據因果，出于至誠，以糾正錯誤，讀者不可以攻訐文字看。更希望獅山當局，能虛心接受，便功德無量矣！文珠法師「談心」文長約分四次刊完。

上期的封面銅版本擬多用的時候，但有些讀者認為不如以前的封面，來函建議，仍以按期換製銅版，刊載照片或圖畫為宜，編者決接受讀者意見，自當不惜銅版費也。

本刊的篇幅，有增無減，每期的銅版又多，成本自然提高，但編者從來沒有為這些考慮過，也決不願調整售價，但希望不斷增多訂戶，經濟自不成問題。若相反減少了訂閱，將會影響到本刊現狀的延續，故希望舊雨新知，除了自己續訂以外，多多介紹親友訂閱！最近本刊因出版叢書「佛學問答類編」而動用了基金數千餘元，經濟頗感拮据，希望有力長者多發心踴躍，或大量購書贈送親友，既幫助了本刊，又令人得益。
 本期封面封裏照片，為泰國楊乘光居士供給，附誌謝忱！